

有没有和尚破戒的言情小说?

【已完结】

我嫁给了一个和尚。

皇上赐婚那种。

我站在清静庄严的皇家寺院，慈航寺的大门前时，心里想的是，明释你这个小秃驴，你看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！

我气冲冲地往寺里走，本想大喝一声，明释你给我滚出来，可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迎面来的诸多香客给堵住了嘴。

我勒个去，不愧是皇家寺院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

我若是此时大喊，扰了佛门清净，我的牙会先被打掉了吧！

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容我先打探打探敌情。

我整理衣衫，面容虔诚，眼睛却时不时偷瞄，四处打量。

走进正殿内，我漫不经心地跟着人群拜了拜，又胡乱摇了一只签。

我看着手里的下下签一时语塞，什么玩儿意呀？触我霉头是吧！

我拿着签往外走，绕过正殿人群，来到稀松散客的偏殿，随手拦了个和尚把手里的签递了过去。

「大师，给我看看呗。」语气没有半分尊敬。

「不知施主想解什么？」和尚的嗓音平静清透，让我忍不住抬头认真地看了一眼。

卧槽，这小和尚长得.....

长眉若柳，身如玉树，面容上带着出家人的与世无争和心平气和，一双眼眸明亮睿智，微翘得薄唇夹着一抹善意的微笑。

一身青色的百衲衣，外加锃光瓦亮的脑门，也难掩这满身干净沉着的少年气。

一个字.....绝！

「施主。」见我愣神太久，小和尚再次开口。

「不知施主想解什么？」

「解.....仇怨！」

「仇怨？」他略略诧异，大概是其他的姑娘大多解得都是姻缘，没有来解仇的。

「请问因何结仇？」

「是他们先无理取闹的！」

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，一屁股坐在偏殿外的台阶上，拍了拍旁边，对那小和尚说「小师傅，坐！」

他许是没见过我这样不拘小节的女子，愣了片刻，方才在离我差不多两尺远的地方坐下。

「大师，事情是这样的……」我义愤填膺地讲着我与仇家的故事。

我叫慕青，年十五岁，是当朝一品大员的女儿，家中有一姐姐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，父慈母爱，姐弟和谐。

姐姐长我五岁，年二十，是京中第一美人。

本朝女子十六岁便可成亲，而我长姐之所以白白耽误了四年还没有成亲，全是因为她那个坑爹的指腹为婚。

据说，当年我母亲与男方的母亲是手帕交，两人同年成亲，前后脚有孕，两人便约定若是生为异性，两家便结秦晋之好。

可就在我姐及笄前夕，两家要议亲之时，那家的儿子看破红尘，出家了！

多么狗血的剧情！

这还不算什么，更狗血的是，我父亲去他家想要解除这口头婚约时，对方竟然不同意！

说他儿子不过是一时糊涂，待他们规劝一番后，会还俗的，让我家再等一等！

这一等就是五年！

这五年，不仅他儿子没还俗，婚约没解除，我姐还有了心上人！

这也不怨我姐，谁会等着一个没见过面的和尚娶妻呀！

知道这事儿后，我父亲愁白了发，我娘哭红了眼，我姐姐亦是要卷着行礼去私奔。

家里乱作一团，全怪这个叫明释的和尚！

以上这些都是听说，父母长姐觉得我和弟弟还小，从不与我俩说他们大人的事儿。

不过我俩会偷听呀，悄悄潜到父母院里，隐隐约约听到慈航寺，和尚，法号明释。

哦！原来在这儿呀！

我把前因后果讲给小和尚听时，隐去了慈航寺，还有明释的法号，毕竟他们在一个寺庙修行，万一他通风报信，让那个小秃驴跑了怎么办？！

今儿，我定要找到那小秃驴讨个说法！

二

小和尚听了我的心中仇怨，又看了看我那下下签，眉头微皱，半晌缓缓开口。

「施主，此卦守常沉寂之象，先难后易也。」

「或许可以先找当事人说明情况，他既已皈依我佛，想来这俗世的种种都已归为过往。」

「施主定能得偿所愿，为家中长姐尽一份心力。」

也就是说，我这虽是下下签，但最后也会成功帮助长姐脱离那该死的婚约！

这和我本来的意图是一样的呀！先找到那小秃驴，直接打他一顿，再说明缘由，他肯定就乖乖和家里说明解除婚约一事。

这不就是小和尚说的先难后易嘛！

想到这里，我豁然开朗。站起身来，与小和尚告别，「多谢小师傅为我解惑，我去找那人去了！」

「阿弥陀佛，施主慢走。」小和尚清冷平静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

真是个小貌美的小和尚，可惜了！

我走到偏殿的拐角处，迎面跑过来一个小沙弥，和我擦肩而过，冲着身后的人说道，「明释师兄，主持有请。」

.....?

我停住脚步，慢慢转过身去，复杂地望向那俊美小和尚。

许是我的表情变化太过明显，那小和尚有些不明所以，开口问道「施主，还有何事？」

何事？我要打得你满地找牙，你说何事！

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听不出来我说的是你呀！

你还装模作样地给我解签？

好你个狡诈的小秃驴，和姑奶奶我玩儿花样！差点儿被你蒙骗了过去！

我怒气冲冲地走到他面前，叉腰站定，仰起头用鼻孔看他。

我问，「你就是明释？」

他回，「是，贫僧法号明释。」

我再问，「那我刚才说那故事的时候你为何没有反应？」

「你在这儿和我装无知呢，是吧！」

「姑奶奶我今儿就先揍得你开花助助兴！」

「……」玉荣仙姿的小和尚，用复杂的表情回看我。

装傻？

「施主可是慕容，慕大人的女儿。」

「对啊！」我使劲地瞪着他，语气不善地回道。

「贫僧与你长姐的婚约，五年前就已取消。」他平静地与我对视，眼中没有一丝的躲闪。

「取消了？可你家里不是这样说的！」我不信他的说辞，毕竟我姐姐可是真真守了这婚约五年啊！

「我会再去与他们说明此事。」

「我不管你怎么和你家里人说，但是必须马上取消婚约！」

「对不起，这些年给施主一家带来的伤害，贫僧，不知如何补偿。」

看着他面上出现的无措表情，以及真实的难过，我有些心软。他已经取消婚约了，是他家人还患有痴想，与他无关！

我在心里为他开解。

果然，长得好看。就是有优势！

我不仅没揍他，还主动替他开解了！

哎，颜控要不得！

三

那和尚果然说到做到，没过几日，父亲便开心宣布，长姐与她心上人的婚事可以提上日程了！

一时间府里人人欢喜，张罗着长姐婚前的各种事宜，每个人都很忙，不过累并快乐着。

前前后后两个月，终于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母亲带着我和长姐去慈航寺祈福，说是感谢佛祖保佑，让我长姐得偿所愿。

还要为我祈愿，愿我亦能寻得有缘人。

时隔两月再次摇签，虔诚叩拜，默想心愿。

「是上上签！」长姐拾起我的卦签，兴奋地对我说。

「快，快去找大师为你解签。」母亲和姐姐催促着把我赶到殿外，她们则继续叩拜佛祖。

来到解签的桌案前，我抬眼一看，呆滞了一瞬。

是他！我那前准姐夫，明释小和尚。

我懒洋洋地坐在他对面，「小和尚，又见面了！」

「慕施主」，显然他也认出了我，依旧是一脸的慈眉善目，并未计较我对他的称呼。

「你说话还是挺算数的，我姐姐马上要成亲了！」

「那真是恭喜了。」他唇角浅笑地回道。

「小和尚，我姐可是京中第一美人，你不后悔？」我其实还是挺好奇的，毕竟谁人不爱美颜。

「阿弥陀佛，」他双手合十，眼中无波无澜，清静明亮，「明释皈依我佛，凡尘俗世，烟火人间，已不是贫僧心中所求。」

哟，还挺虔诚的！

我一时觉得没有意思，把手中的卦签递给了他，「今日是上上签！」

「慕施主，今日解什么？」

「姻缘！」还未等我开口，身后同姐姐走来的母亲回道。

我一惊，挤眉弄眼的小声同和尚说道「别说咱俩认识！」

许是我表情古怪，戳中了他的笑点，他眉眼弯弯，笑的开怀，不似那日的慈眉善目，多了一分开朗俊俏的少年气。

这一幕，猝不及防的让我心口一跳。

颜控的悲哀！

「君皇圣后君为恩，复待祈禳无损增，一切有情皆受用，人间天空得期亨。」和尚念着签文，声音清透幽远，直击人心。

「此卦，天垂恩泽之象，凡事成就大吉也。」

「施主姻缘，定是极好的。」他望着我说道，细眉凤目笑意温和。

很好，我在心里暗暗点头。

不是因为卦签好，而是他看姐姐时的表情，依旧清冷淡定，并无惊艳之色。

嗯，是个心口如一的小和尚。

接下来的大半时候，我都心不在焉，无论在哪儿，都想看看那桌案后的解签之人。

我走出慈航寺时，我与母亲说娟帕落在了寺里，要返回一趟。

桌案前明释已离开，我是在后殿拐角处追到他的，看到我跑到他面前，有些惊讶，「慕施主，可还有事？」

我喘匀了气，回道，「小和尚，我姻缘真如你所说，所求有所得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.....我若能嫁给心中所想之人，我定来这慈航寺还愿，还奉上多多的香火钱！」我仔细端详他的神色，望着他沉静的眸子，认真地说道。

小和尚失笑，良久回了一句，「好。」

十五岁的我第一次明白了，年少时不要遇到太让你惊艳的人，这句话的含义。

一眼入我心，一笑误青春。

「小和尚，你这签文不准！」我低低地嘟囔着。

「施主在说什么？贫僧没有听清。」他询问的声音，沉着冷静，令人心安。

「我说，我心中所想之人，不会娶我！」

「为何？」他问完，显然自己也愣了一下，出家之人，哪儿有那么多的好奇心！还是对一个小姑娘。

「小和尚，你凑近些，我告诉你为何。」我冲他招手，示意他弯下腰来。

他不疑由我，缓缓低头。

我凑近他耳朵，轻声说了一句，也不管他什么反应，掉头走了。

我这人有什么事儿不喜欢偷偷摸摸放在心里，就是要说出来，大家都尴尬尴尬。

「我喜欢的人，心里有佛。」

四

再次遇到明释，是在皇宫。

我父亲是一品大员，每年都要携家眷参加宫里的除夕夜宴。只不过，每年是姐姐去，今年姐姐已嫁为人妇，便换成了我。

我平日里懒散惯了，也没有那么多的礼仪讲究。如今规规矩矩坐在这宴上，面上还要时刻保持低眉浅笑，整个人都变得不好

了。

我好羡慕在祖父家过年的弟弟呀！

宴会过半，我实在是挺不住了，我趁着无人注意的空挡，悄悄地溜到了宴外。

因是除夕，这御花园里挂满了迎新的灯笼，我无聊地闲逛，却也不敢走远。

遥遥看见一凉亭，便走过去想坐一坐，却不想在那里竟看到了明释。

「明释？」我只看到了侧颜，我狐疑地开口唤道。

转过来的的确是他，看到我也是微微一怔。

确实，上次.....我还隐晦地表了个白。

不过我这个人，心计较大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

「小和尚，除夕快乐呀！」

「慕施主，好久不见，除夕快乐。」他的声音和往日不同，带着点低哑，醇厚，在这冷冬的夜里，直入我心。

「小和尚，你怎么也在宫里？参加夜宴吗？刚才怎么没看见你？」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。

「和师兄弟们一起来的，为我朝诵经祈福。」他莞尔回答。

「哦。」我坐在对面仔细打量他。

因是冬日，他换上了厚厚的僧衣，还披了件宝蓝色的锦织大麾，趁着肤白，眼明，头亮。

真是个俊美的小和尚，还俗得了！

许是被我直白的眼神看的发慌，明释低咳一声，随即问道，「慕施主，来参加夜宴？」

「对啊，无聊死了！」我比比划划和他吐槽。

「每个菜式都那样精致，就一点点，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」

「整晚都端坐在那里，腰都直了。」

「还要时刻假笑，装出一副温柔恭顺的样子。」

「重点是，我还要听其他家的夫人，夸赞自己的女儿，互相攀比，可我身上那有什么优点啊？我娘看我的眼神简直要戳死我了。」

「我回家肯定会被我娘唠叨的！」

许是我夸张的肢体和明媚的语气取悦了他。他一直笑眼弯弯地看着我，眼里流荡着莹润的光芒，一时之间，好像春天来了。

「小和尚，你别这样看着我。」我捂住心口，好意提醒他。

我怕自己一个把持不住，玷污佛门弟子，那可真是大罪过了！

「……」他敛了笑，有些尴尬且无措地低下头，一直在拨弄手里的佛珠。

我却不打算放过他，今日是除夕，还有几个时辰就要迎接新年了，今年事，今年毕，我若不搞出点幺蛾子，我这心里不痛快。

「小和尚，」我幽幽开口，说出来的话引出巨浪，「我能亲你一口吗？」

他惊得连手中佛珠差点没拿稳，直愣愣地瞪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猛兽一般，吓得他俊容失色。

「这地方又没有人，我亲一口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！」我轻柔细腻的声音响起，缓步向他走去。

我今日一袭红衣袄裙，明媚无邪，姣白面容配上朱色口脂，让整个人光亮了几分。

我对自己的面皮还是很有信心的，毕竟京城第一美人的妹妹，能差到哪儿去！

待我走到他面前，手马上碰到他脸时，他转过神来，踢到椅子站了起来，慌张地跑了。

哎，失败了！

这个小秃驴，就不能见色起意一次？

佛祖又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，他老人家也要过年聚会的好吧！

五

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

如果我有罪，请把我关进大牢，不要让我尴尬地坐在这里！

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明释，转头看了看上首，正说着什么的皇上。

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！

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娘有个这样厉害的手帕之交，嫁给了皇上，做了皇后娘娘！

更想不到的是，与我姐姐有婚约的竟然是皇后娘娘的儿子，当朝三皇子傅濂！

我之前还去寺里找过他的不痛快，还和人家大呼小叫，上蹿下跳！

最重要的是，我昨天还要亲人家一口？

调戏佛门弟子不说，还调戏了皇子！

数罪并罚，可想而知我的后果是什么。

爹娘啊，没有这么坑女儿的吧！

都是一家人，瞒着我做什么？

难怪我爹作为朝中重臣，却连自己女儿的婚事都不能做主，原来对方是皇上啊！

我颓然地坐在椅上，一脸丧气地低头看着我的绣鞋，欲哭无泪。

小秃驴作为皇上和皇后最宠爱的儿子，哪怕是在慈航寺，暗中也是护卫无数。

我与他几次遇见，都被暗卫看见了。尤其是昨日那事，直接被捅到了圣上面前。

调戏圣上的儿子，我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！

皇上说了一大堆，但我自顾自地哀伤，什么也没听见。

「慕姑娘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」我猛然听见皇上问了这么一句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。

我幽幽抬起头来，满脸泪痕地望着皇上，「民女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愿来世再不做颜狗！」说完呜呜哇哇哭了起来。

「.....」

直到我坐在大红喜房里时，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好魔幻呀！

我不仅没有受罚，反而成了皇上和皇后的人。

皇后以死相逼，让明释娶我，然后再让我使用美人计，离间他和佛祖的关系。

.....我勒个去！

不得不说，皇上和皇后的脑回路真是清奇啊！

我回想着昨日进宫皇后娘娘的话。

她说我是她最后的希望。

「五年前，阿濂确实说要与你姐姐解除婚约，可我还有幻想。」娘娘的语气幽怨无助。

「我想着，这个婚约不解除，阿濂便于这红尘还有牵绊，你姐姐有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，或许他们见上一面，阿濂改变主意也未可知。」

「可年年除夕相见，彼此两看相厌，真是.....没有缘分啊。」

我有些惊讶，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一出，难怪上次在慈航寺，他看我姐的表情甚是平静，原来是见过呀！

那他俩和我娘还装作不认识，合着就我一个人是傻子呗！

娘娘看见我有些不高兴的撇嘴，她苦笑道「你爹娘不与你说，大概是为了皇家的面子。」

是了，皇家不守诺言，强制让臣子的女儿守着一个与和尚的荒诞婚约，说出去，有损圣上的形象。

这事儿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「其实本宫已经放弃了，」她看着我莞尔道「可是你出现了，慕青，你给了本宫希望！」

「你喜欢他对吗？」刚刚还是苦情母亲角色的皇后娘娘，突然变成了村头的八卦妇女，一脸吃瓜的表情。

「你想得到他吗？」

「你想不想嫁给他？」

「你想不想与他生儿育女？」

「你想不想.....」

「娘娘！」我打断她，好怕她接下来说出什么少儿不宜的话来。

「咳咳，暗卫说，除夕夜阿濂因你落荒而逃，本宫便知道，也许这一次，我的儿子会回来。」

娘娘走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，又变成了一位普通的母亲，对我请求道，「慕姑娘，我感觉到，阿濂对你与旁人不同，你一定要从佛祖手里把阿濂抢过来。」

娘娘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你都变换三个角色了！

戏精上身了吧！

就在我努力缕清这一条条复杂的剧情时，小秃.....不对，我的夫君傅濂进来了。

似火般的盖头被掀开，顺着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往上看去，一袭红衣，在昏暗的烛火衬托下更显朦胧美意。

面容清俊，却也平静，无波无澜，无悲无喜。

他掀开盖头后，一言不发，坐在离床甚远的小榻上，念佛打坐。

哎，强扭的瓜不甜。

可我已经嫁过来了，甜不甜的，我说了算！

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蹲下，仰望着他。

「小和尚，我以后.....可以叫你阿濂吗？」

他闻言并未睁眼，眉眼慈悲，声音清冷地回我，「贫僧法号明释。」

废话，我还不知道你法号是明释！我这不是为了和你套近乎吗？为了显示我的与众不同嘛！

我不管他，继续自说自话，「我叫你阿濂，你叫我青儿吧！」

「慕施主.....」

「别说，」我打断他的话，本想站起身来，却不想蹲的时间太长，腿有些麻。

摇晃之际，我抬手撑在他腿上，以免跌倒。

他立刻睁眼，挥开了我，身体后移，仿佛我是一个下一刻就会扑倒他的女流氓似的。

切，至于吗？不就碰了一下腿嘛！

他目光清冷至极，说出来的话也有些伤人。

「慕施主，自重！」

他这般说，我虽理解，但还是有些失落，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
抬头间，又换上没心没肺的笑脸，「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以后我会注意的，别生气啦！」

他闭眼打坐不理我，我就继续烦他，「阿濂！」

「小和尚？」

「明释！」

「明释大师？」

「别生气啦！」

终于被我烦的睁开眼睛，眉目清隽，烛火光中的面容惊艳绝伦，惹人心跳。

「慕施主，你我二人成婚实属无奈，一年后，贫僧会请旨和离，圣上也会赐你县主之位，算作补偿。」

「这一年.....」

「我知道，互不干扰，井水不犯河水！」

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我不想和离，我只想你。

六

我与小和尚成亲半年有余，这期间他白日去慈航寺，吃斋念佛，晚上与我共处一室，一个在床，一个在榻。

我每日大口吃肉，偶尔饮酒，语言隐晦地调戏一下他，看似插科打诨，却也不是毫无作为。

他每日清晨去寺里，我便和他一起出发，去城中的收容所行善施粥。

下午还会去我筹建开设的孤独院，与那些无家可归的孩童玩耍。

黄昏之时。我会在寺门前等他，一同步行归府，路上我会与他聊每日见闻，他会与我讲佛法经理。

夜半同处一室时，他会打坐片刻再入睡，我就趁着这个时候坐在他对面的蒲团上，恶意打扰他。

「阿淮.....」

「明释。」他纠正道。

我不管，「阿濂，阿濂！阿……濂！」

一声大过一声，他皱眉，颇有些无奈地问我，「何事。」

「没事。」我一脸无辜。

「……」

过了片刻，「阿濂！」

「说。」他睁开眼，视线落在我面上，让我没来由的心慌，心口跳动不已。

我吞了吞口水，「你最近……是不是胖了？」

「……啊？」他没想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人一愣。

我紧接着说道，「要不，你怎么卡在我心里，出不来了呢？」

「……」半晌的沉默，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脸灰黑灰黑的。

我兀自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

「哈哈，我还有一个……你要不要听？」

「不要。」他冷漠拒绝。

「诶！小和尚，我是在帮你修行啊！」

「你们佛门不是讲究摒弃七情六欲，无欲无求嘛，什么时候你听到这情话，面不改色，无波无澜，你就成功啦！」

他被我的说辞气笑，低头抿嘴，语气颇有几分亲近，「歪理。」

我看着他，只觉一阵恍惚，这样的表情、语气，我既听过、见过，便此生不会忘。

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，我突然起身问榻上的人，「阿濂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东西在燃烧？」

「没有啊。」黑暗中，他的声音平和冷静，给人一种心安，「我出去看看。」他起身往外走。

「不用了，」我出声拦住他，「是我爱你的心在燃烧！哈哈哈哈哈。」

「……慕青！」

听着他有些咬牙的声音，我笑得满床打滚。

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！明日继续！

日子就这样安逸且自得，但我却没有忘，我的初衷，是要得到他。

转眼秋至，我的生辰到了。

那日我们同往常一样归府，夜间我沐浴后，便拿出我准备多时的纱裙穿戴好，躺在床上等他。

他进屋打坐，见我没有像平日那样去骚扰他，有些疑惑地转头打量。

我闭眼假寐，眉头微皱，看起来很是不舒服。

「慕青？」他唤我，「你怎么了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不舒服吗？」他走过来，低头瞧我。

我缓缓睁眼，尽量气息微弱地回道，「我有些不舒服。」

「我去传太医。」

「不用，扶我起来，我喝杯水就好。」

你叫了太医来，我岂不是露馅了，我这病呀，唯你可医。

他不疑由我，连忙扶我起来，身上的被子随我的动作下滑，露出我精心准备的妖艳纱裙。

纱是嫩黄色的云秀单罗纱，趁着透白的肌肤若隐若现，在烛火的灰暗处显的朦胧美好。

他只看了一眼，便低下头去，耳尖透出些许红晕。我紧紧拽住他的衣袖防止他逃跑。

「我.....我去给你倒水。」他此时有些语无伦次，也没有注意称呼不对。

哼！平日里贫僧贫僧叫的甚是难听！

见他要溜，我手一用力，就把他拽了过来。他没有防备，直直地扑了过来，压在我的身上。

噗！好疼！

我胸口的两团.....痛死了！

他可能懵了，趴在我身上一动不动。

「你.....你不起来吗？」我艰难地说出口。

呼，好沉，压死我了！

他慌忙坐起身来，不敢看我，从脖子到脸、耳朵，最后蔓延到光秃秃的头顶，没有一处是不红的。

这屋里太过安静，不仅能听到彼此的呼吸，就是那如擂鼓般的心跳，好像也是一清二楚。

我见他还是有些愣神，趁机来了把更大的。

「我好疼啊。」我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，软软糯糯地开口。

「你给我揉揉。」我牵起他的手，轻轻地放在我的心口处。

他抬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我，终是反应了过来，抽出自己的手，吓道，「慕青！」

「给我揉揉怎么了？你压疼我的！」我声音有少女的明媚，如今又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一般。

我见他眸子里失了往日的理智冷静，眼尾微红，带着些不知所措的复杂情绪。

他坐回蒲团上，闭眼打坐，手中的佛珠拨弄得极快，好似要借助某股力量来平息自己心中的念想。

我望着他的身影，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东西不大一样了，也许，我的离间计已经初见成效了。

小和尚，你手里是佛珠，心里又是谁？

七

我不知他心里是谁，但我知道我是真的伤风了！

我饮下那苦得让人直打哆嗦的药，赶紧吃了颗蜜果。

百无聊赖地等着小和尚归府，可这天都黑透了，也不见人影。他不会以后都躲着我，不回来了吧。

我想去寻他，可是我这身体不允许呀！

正纠结着，他进来了。

许是屋里的药味过于明显，他微微转头看我，用眼神询问。

「我这回是真的不舒服.....」我嘟嘟囔囔的气音，可怜又无助。

他站在原地半晌，长叹一声，向我走来。

耶！

接下来的几天都是他在照顾我，他没有去寺里，每日陪我。

虽然，大多时候都是他念佛，我看他，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。

谁也没有再提那天的事，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。

但有些事，不说，不代表没有在心中种下种子，也许某一日就开花结果了呢！

有施粥和收养孤儿的行善在前，又有修路建桥的造福在后，这京城一时间都说我人美心善，是菩萨转世。

我难掩兴奋把这话告诉小和尚时，他并没有多高兴，只岔开了话题，再不深聊。

哼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我看他就是嫉妒！

嫉妒我被这么多人爱戴！

我彻底把他惹毛了！

原因是我真的亲了他一口！

不怨我，是那夜色太美好了！

是面前的男人太可口了！

是我身体里的酒精作祟，它让我的大脑告诉我，别说话，吻他！

于是，我趁着他闭眼打坐的时候，爬到他面前，亲了上去！

「我.....我.....」我亲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事，出口的声音都发颤了。

他眼帘微微一眨，看得我心口发抖，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，「我...我...能再...亲一口吗.....」

那染着清冽的温热气息与我咫尺，喷在我脸上，荒唐且暧昧。

他没有回答我，眼中隐有水意，似在邀请，我温润柔软的唇贴了上去。

他的呼吸瞬间紊乱，缓缓抬手搂住我的腰，我受到鼓舞，越发荒唐。

一时间，这寂静的屋里，充斥着脸红心跳的呼吸声。

他落在我腰间的手，越发用力地搂着，完全不似平日的清冷克制。

「.....唔.....」我有点喘不上气，轻哼了一声。

他被这声音惊醒，把我推开，眼中恢复些许清明。

空气中充斥着暧昧，他视线落在我面上，紧紧盯着，张了张口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不发一言，转身离开。

我抬手擦了擦嘴角的晶莹，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。

小和尚，你破戒了！

八

他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，我想去找他，却又怕把他逼得太紧，适得其反。

但我实在是忍不住，好想见到他，好想和他一起伴着黄昏归府。

来到慈航寺，我却没有进去，毕竟这是家事，还是别惹旁人看笑话。

我在寺外等着他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，一会儿要怎么哄他呢？

撒娇？不好，显得我太没地位了！

撒泼？也不好，显得我太没水平了！

要不，直接来硬的，把他绑回去？不行，万一他抵死不从怎么办？佛门圣地我也奈何不了他。

还是撒娇吧，没地位就没地位了，反正我在他面前也没有脸了！

我已经想好一会对付他的路数了，但，却被一个小沙弥打破了幻想。

「施主，明释师兄说，今日不见客。」

今日.....不见客？

我是.....客？

很好，小秃驴，你真是棒呆了！

第二日，第三日，第四日，日日如此，我每日去慈航寺找他，他却从不现身见我。

我也很是不爽，那日他明明回吻了，还伸手抱了我，他自己主动破戒，还搞离家出走这一套。

我越想越生气，终于在他避而不见的第五天傍晚气势汹汹地杀进了慈航寺，堵住了他。

「傅淮，你什么意思？」我拦在他面前，语气颇为幽怨。

「慕施主，请回吧。」他眼神没有落在我的身上，「贫僧还要去上晚课。」

慕.....施主？

「你跟我回家！」看我怎么收拾你，反了天了！我伸手去拽他，被他躲过。

「佛门圣地，望施主自重。」

「我是你的妻子！」

「还有四月，便到一年之期。」他说这话从始至终没有看过我，仿佛过往彼此之间的安逸，温情，甚至暧昧，亲昵全是我一个臆想出来的。

我的心在他的无视中一点点冷了。

「阿濂，那日.....」

「贫僧法号明释。」眼前人慈悲平和，说出口的话，确是那样伤人。

「原来.....从开始，我就是个笑话。」

我低头轻笑，心中苦涩。

「明释大师，我们.....和离吧。」

不用等到一年之期了。

小和尚，我累了，我终究没有赢过佛祖。

是夜，我写好了和离书，明日呈给圣上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瓜葛。

我穿着外衣在院子里踱步，听见一些稀疏的声音。

有一个人坐在卧房外的台阶上静静地看着我。

他起身拿起和离书，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撕碎了。

借着月色，映出那人眼眸中的几分迷离之色，全无平日的理智。

眼尾微红，唇色诱人，就连呼吸也让人沉醉。

嗯？不对！我凑近他闻了闻，他饮酒了？

这小秃驴，又破戒了？

他抬手抚过我的脸，惹得我莫名心口紧张，「青儿，你不是笑话，我才是。」这是他第一次唤我乳名，低哑醇厚的声音，在这寂静的院里格外诱人。

可我却还记得他之前的决绝，「明释，你醉了。」

「.....阿淮，叫我阿淮。」他用额头抵住我，眼神中满是不甘，说话间嘴唇微动，马上就要碰上我。

「青儿，我也好难过。」他把我得手放在他的心口处，咚咚的心跳声震在我手心里。

他突然低头碰上我的唇，蛮横无理，仿佛要发泄心中所有的不甘，把我吃进肚里才罢休。

他把我禁锢在怀里，用力搂着我的腰，让我动弹不得。

半晌，才缓缓松开，迷离眼眸中流下两行泪，「慕青，你赢了。」

「人人唤你女菩萨，我却听不得这三个字，你可知为何。」

「为何？」

「英台不是女儿身，因何耳上有环痕？」「耳环痕有原因，梁兄何必起疑云，村里酬神多庙会，年年由我扮观音，梁兄做文章要专心，你前程不想想钗裙。」

「我从此不敢看观音。」

他缓缓念出戏文中的台词，声音极低，却震得我耳朵发疼。

我抬头与他对视，那目光炙热，「阿濂，你不会明日又逃了吧。」

「不会。」

我伸手搂住他的脖颈，温润柔嫩的唇贴上他。

我与你下下签结缘，上上签定姻。

「阿濂，你不敢看菩萨，是因为满眼都是我，对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文\淞淇

该盐选专栏共 75 章，98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奇怪男友：总有一款不能碰

陆人鸢 等

共 75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编辑于 22 小时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